

資治通鑑

二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漢紀十一

光奉

勅編集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

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立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耰挺相撻擊犯濫滋眾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濫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濫所殺傷

二千石其眾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沒貲常毀儒而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祿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為龍額侯公孫賀為南笏侯李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為涉軼侯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從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公

卿以下皆卑奉之獨以賸與元禮人或說賸曰自天子
 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重君不可以不拜賸曰夫
 以大將軍有揖客友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賸數請問
 國家朝廷所疑遇賸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
 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
 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賸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賸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
 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其閔焉其
 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
 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又
 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
 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
 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秋匈奴萬
 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
 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
 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
 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
 千里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
 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
 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
 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
 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

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
 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
 雍關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
 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
 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開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
 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
 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譜太子葵於王
 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
 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
 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
 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
 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
 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
 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
 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
 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
 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及敗匈奴諸之遂將其
 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
 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彙小敵之堅
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
我以明威其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
而不敢自擅謀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
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乃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
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中陽侯家與青好衛
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
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
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
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
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
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
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云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
封止賜千金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
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好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以誘罷漢兵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
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
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
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
五蹄有司言陛下蕭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
云於是以為薦五畤時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
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
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
封禪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
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為反謀案輿地圖部置兵所
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勇漢不治即喜
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
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三國之語乎自見宮中生荆
棘蓬蒿叢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
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
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
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兵兵王四郡國富民眾計定謀成
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解而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
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
一天下安能萬倍具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
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
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

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惠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公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高貴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繭衣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感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夢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

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孝作駟車銀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

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龍西長城南接羌焉
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
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中
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
塞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
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
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實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
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感德徧於四海欣然以
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
出駝出舟出徙出中焚指求身毒國各行二千里其
北方閉居狹南方閉居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
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
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
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
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
湯為御史大夫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

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
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
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
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
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
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陳
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
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
會博望侯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
漢廣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
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
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軍相酋涂
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百級獲裨小主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
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
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燿渠侯合騎侯校尉高不識
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
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

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
 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
 數百人 江都王建與其父易王所幸淖烟等及女弟
 徵臣毋建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
 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
 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
 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
 作兵器刻皇帝圖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
 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膠東康王寄薨 秋匈奴渾
 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
 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
 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
 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
 殺之并其眾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
 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
 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百萬封渾邪王萬戶為
 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益封票騎
 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一萬乘以迎之縣官無
 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

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
 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
 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聞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
 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
 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
 軍死事者家所園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
 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
 民侍養壁君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又吏
 繩以為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
 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
 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
 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
 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
 輸黃門養馬父之帝游宴見馬後宮蒲側日磾等數十
 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
 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
 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
 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
 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

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
故賜日磾姓金氏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夏五月赦天下 淮南王之

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

南事辭出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姊也於上最

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

賢為膠東王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

地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山東大水民多飢之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

民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

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

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

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漢既得渾邪

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

寬天下之繇 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

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樓旣益嚴吏多發免兵革

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

五大夫為更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慶皆謫令伐棘上

林穿昆明池 是歲得神馬於湟沚水中上方立樂府
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官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

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為歌汲黯曰凡
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
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

信者或小有犯濫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

曰陛下求賢其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

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

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

苟能識之何患無人才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

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

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

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

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治鑄煮鹽

財或聚萬金未佐國家之急請更鑄造幣以贍用而推

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

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觀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

品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
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

計善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權南陽大冶皆致生聚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輟軍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其灑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成指然湯初河南人上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官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貧之不善若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晚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葉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騎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葉騎葉騎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方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殺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實顏

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道咸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卻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道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園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

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今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白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漢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漢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粟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比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

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
郡能無使虜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
居一障閉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
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無敢忤
湯者 是歲汲黯坐瀆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
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先是寤成為關都尉吏民出
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寤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
太守至關寤成側行送迎至郡遂按寤成氏破碎其家南
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
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
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
灑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擇郡
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
督盜賊使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灑即有避因
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
馬五十疋為驛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
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
十二月郡中毋聲母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
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

展一月足吾事矣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千
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
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
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
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
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
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
隱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漢紀十二 光奉 勅編集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堞地葬

其中當下吏自殺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於是民多

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汲黯

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黯為

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

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

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

矣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

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

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

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

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

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灋其所語世俗之所

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時上

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

我為不復行此道乎衛之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

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義縱以為

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棄

縱市 郎中令李敢怒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

將軍大將軍匡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

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

之 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

廣陵王初作誥策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天下大

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

士楮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

吏有罪者 秋九月冠軍景栢疾霍去病薨天子甚悼

之為冢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光去

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

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
 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光
 祿大夫 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
 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
 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
 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魯湯奏當異
 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
 之凜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昏暮與
 其奴二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
 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
 有卻湯所厚吏會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殺事事下湯
 治論殺之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素
 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
 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數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
 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肖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
 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臧宜宣嘗與湯有
 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
 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

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
 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仕宦絕在湯前湯數
 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
 怨恨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
 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
 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臧宜亦奏謁居
 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
 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
 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
 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
 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
 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
 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
 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 大雨雪 夏大水關
 東餓死者以千數 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
 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
 廢之於是桑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
 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
 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
 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親真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其居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

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皆須尉黎聞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遷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死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春正月戊子陽陵國火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憲王舜薨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以常山為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徙代王義為清河王是歲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右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其令有司議立右土祠於澤中園丘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十一月甲子立右土祠於汾陰雕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春二月中山晴王勝薨樂成侯下義薦方士藥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

文成得藥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闕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齋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脰石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誣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初條侯周亞夫爲丞相趙禹爲丞相史府

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爲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爲中尉趙禹爲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爲庶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闕使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繡蜀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與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禮比內諸侯因稱病遂不見嬰齊覺盜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今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從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

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儀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儂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鬼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履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西登崆峒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勸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醴食羣神從者及比斗云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損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章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詔從

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官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主有連其居國中其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

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侯膠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駢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金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瀟灑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

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罪斬樂成侯亦弃市 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破石門控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巨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二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督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駢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督為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 公孫卿侯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王人王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賽南越祠太一右土始用樂舞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虛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捷為

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
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印君栢婁遂平南夷為
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
為夜郎王毋睢皆振恐請巨置吏乃以印都為越蕩郡
栢都為沈黎郡毋睢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
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揚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
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
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為吞
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
張成故山州侯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
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揚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
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陔非有斬將奪旗
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
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是二
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
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偽干
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
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
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

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
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揚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
嶺以越侯為戈船下嶺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慕
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
能毋侵盜器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校致重
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邊其吏卒亦
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罰故妄言
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負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賈
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
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
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
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
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
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野煌郡
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
之而船有等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初司馬
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

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驚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上以下式不習文章殿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戾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戾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上封終古為御戾戾陽為卯石戾居股為東成戾敖為開陵戾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戾橫海校尉福為繆婁戾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戾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贈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山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右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率至尊統統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膚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立歷城梁父民田租通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遠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象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太農蓋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灋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息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齊懷王閔覽無子國除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漢紀十三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十三 光奉 勅編集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

德星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

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

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惟采芝藥

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

過祠泰山 初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不復塞梁楚之

地尤被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

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王璧于河

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

名曰宣防宮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

雞卜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

柱觀甘泉作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

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上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員番朝鮮為置吏突障塞秦城

燕屬遼東外徼漢與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涘

水為界屬燕王盧館又匈奴燕人備滿亡命聚黨

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涘水居秦故空地

上下障稍役屬員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郡王

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蒲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

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員番臨屯皆

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

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涘水使御

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

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上為之赦天下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秋作明

堂於汶上 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

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

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

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

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

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

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

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

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之而
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爲
廷尉周外寬內深次骨其治大放張湯湯時詔獄益多
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
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
數百里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
增加十萬餘人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上遣將軍趙破奴
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
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
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爲浞野侯於是酒泉列
塞障至玉門矣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漢兵
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
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
軍擊朝鮮淇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
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
將誅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
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淇水使者及左將軍疑
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

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淇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淇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
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
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二困辱卒皆怨
將心歎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
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不肯決左將軍數
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
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
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
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
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
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
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
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
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給相參將軍王啖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令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
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入
道死夏尼路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
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
樂浪臨屯方婁真番四郡封參爲瀋清侯陰爲菽菹侯

映為平州侯長為幾矣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乘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無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

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藪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

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竄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

武都氏反分徙酒泉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

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備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

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伴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揚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

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

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

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

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長平列峯衛青薨起冢象廬山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

及冀幽并充徐青楊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再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

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跂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 三月行幸河東

祠石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欲

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三命令從軍遣枝胡

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

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天死月

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

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

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

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

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

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問歲遣使者

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

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

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立為昆彌是時

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

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打采蘇離之屬

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

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各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

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

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

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
可以為酒多首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
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
待之過於漢使焉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盧
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
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大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祠上帝于明堂東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

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栢梁臺災 十二月甲午朔上

親禪高里祠石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

廷焉春上還以栢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甘泉作

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

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臺高

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

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

臺并幹樓度五丈輦道相屬焉 太中大夫公孫卿

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且改正朔上詔兒

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

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

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多死左大

都尉使人問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其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乘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之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死寶馬也遂不肯子漢使漢使來妄言推金馬而去死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死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疾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止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臣光曰武帝欲疾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死其意以為非有功不疾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疾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佗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燔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立恬侯石慶薨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萬繆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右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成大破之所殺傷其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燔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死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燔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營將軍趙破奴將一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營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五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去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

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冬十二月，兒寬卒。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為御史大夫。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備封泰山禪石闕。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向犁湖為單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蘆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殺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冊書，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官置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漢既亡浞野之兵，公

卿議者皆願罷死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兜、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死善馬，絕不來。馬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乃塞言伐死，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燔燻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囊作以萬數。齎糧兵營，其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死五十餘校尉，死城中無井，沒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比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夫，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糶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死，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死城，兵到者三萬，死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死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死，益生詐，乃先至死，決其水原移之，則死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死貴人謀曰：王母寡，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死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死貴人勇將，前靡能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

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侯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死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侯漢兵罷來救死破漢軍必矣乃許死之約死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死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死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燔煌西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而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死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其騎士趙弟悉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死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之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封趙弟為新時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死欲遮之貳師兵益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絕勿通

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王明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關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備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君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侯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死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皆得職於是自燔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死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為死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一匹 秋起明光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收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死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慈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候王與長水虞常等及檮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檮律者父故長水胡人

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間，延年家收遂工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秘侯勝曰：聞漢天子其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財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絙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自更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

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汝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王，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兩雪，武自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天雨白鹿，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發調戍屯五原。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勸充國前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數之拜焉。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放，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

陵欲使爲貳師將轡重慶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上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者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倭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

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且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輒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棄輦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

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其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厲刑久之上悔陵無殺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大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園鄉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又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運坐著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澹焉是時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其偉勝之躔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爲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數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媿爲開陵侯特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合盡閏 逢初朔凡十二年

光奉 勅編集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二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 初推酒酤 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

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

救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適及

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

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

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

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救軍無功還因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

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

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體為昌邑王

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罪斬徙郡國

豪筮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

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

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

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

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為御史大夫 秋旱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獬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

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而還 是歲皇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

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

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

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

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
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
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滸都尉初充為

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關告趙太子陰事
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
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

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輿効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
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
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重馬誠不欲令上聞

之以教教三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
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
石閭夏四月幸不其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冬十

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西至
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敬肅王彭
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淳姬生男號淳子時淳姬
兄為漢官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

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讒言上曰如是
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夏大旱 上居建章宮見
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

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
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胎起 丞相公

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婢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
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比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
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

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
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上且上
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以丞郡太
守劉岳鞞為左丞相封澎彥岳鞞中山靖王子也 夏

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王陽石公主及皇
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上行幸甘泉 初上

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其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
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閼李姬生子且
胥李夫人生子鸞皇后太子寵寢寢常有不自安之意

上覽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
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濫澤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
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三秦之跡

也太子敦重好靜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
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
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
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

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灋嚴多任深刻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術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諛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心既以為無疑嘗晝寢夢未入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憂為太子所誅因是為說言上疾祟在巫

蠱於長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擅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寢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寃數日且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其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灸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貝曰皇后發

中廢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槽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毋使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此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變多庚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陷司直田仁閉閉城門以為

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漢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立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純侯諸太子賓客皆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濼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朔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汪允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燹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萬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肖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

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下東至湖藏匿泉鳩里王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王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邢侯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兵成為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 匈奴入上谷

五原殺掠吏民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立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

邸邸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坵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兵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規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陁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其欲立馬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詔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致居以此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

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漸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秋蝗 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爲侯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書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汪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靄者三頃石二黑如鷲 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閣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

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其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侯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歛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旣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旣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由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遠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典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善適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

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小龜書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關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關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及繆重合度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貳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許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關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衛律害貳師之寵禽為奴單于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甚常言得貳師以社何故不用

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薨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成坐祝詛自殺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元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祭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盧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簀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且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滯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禮青鈞弋夫人夫人脫

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王少母壯也女王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沒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宮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書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諱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大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內牀下光出入禁閤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毀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殿令上嘗體不

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自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二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禮無所假貸隆慮公王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繫獄廷尉以公王子上請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爰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澤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其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替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自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

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兼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王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韓學朝敬奏諫議奏制議奏講同提舉學政魏養劉桂賢院護軍河

郡關國卷之三皇賜養奏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十五 起梅家協治盡系 光朝册凡十二年

卒昭皇帝上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往擊，大破之。

秋七月，赦天下。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女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且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孫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更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即與澤謀為菽，言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曰：「招來郡國，致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養等數諫，且曰：「殺養等凡十五人，會鉗戾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天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九月丙子穉敬侯金日磾薨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穉侯上官桀為安陽侯霍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冤失職者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皆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云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及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疆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衛尉 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

貸種食勿收責母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畜孕重積穢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額爾圖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生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沐浴出桀常代光入使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官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東姑

繒葉榆復及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又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有姊君妯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無在位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比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勸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茲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罷詹耳直番郡秋大鴻臚廣明軍上王平擊益州斬

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象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工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斧鉞

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
願勿復再言陵與武欽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
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悉捨與武決去賜武牛羊數千頭後陵復
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
月及壺衍鞬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
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
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
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
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
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
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
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
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
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愕怙令漢貫陵
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
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
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
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
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朝拜為典屬國秋中二千
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鬚蓋白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
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
易耳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 夏旱 秋七月罷
樞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尸口
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搖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
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
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春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
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夏六
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
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
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
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大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
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
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
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
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
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
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光於是蓋主
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

齋金寶走馬賂遺蓋王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燕臣變侯司光出冰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下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者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昭蔽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愆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陳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求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俸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

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李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軍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夫下所信何憂見及後謂甚言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今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遂襲之狗當顧免邪且用皇后為尊一旦入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久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令父相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蒲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且以綬自殺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庚午右扶風王詡為御史大夫 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

平侯燕倉為宣城侯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葉為弋陽侯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大將軍先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二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將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聽察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睦

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平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入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其翼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塞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蔡弘羊子遷三過父故吏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交謀及而侯史吳臧之非匪反者乃匪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及而不諫單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殺廷尉少府繼及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是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

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
 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
 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試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
 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
 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夏四月仁
 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而不及丞相終與
 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冬遼東烏
 桓反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
 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
 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
 反先是匈奴二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
 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漢
 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
 奴降者言烏桓管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
 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阻護軍都尉趙充國充
 國以為烏桓聞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
 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
 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
 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

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擊之斬首六
 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甲戌富民定疾田千秋
 薨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
 已 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
 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
 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 六月赦天
 下 初材采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
 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
 將軍田輪臺龜茲責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
 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
 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
 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
 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土發導負水擔糧送迎
 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徵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
 反聞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
 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
 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
 烏孫遠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
 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
 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
 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

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者在漢者漢立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爲平陵侯傳介子爲義陽侯。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夏赦天下 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揚敞爲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爲御史大夫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魏書卷之二十四

魏書卷之二十四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十六

魏強周協洽盡昭
明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子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中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輿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狗馳騁不止口倦嗔叱咤手苦於華轡身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屢薄數以乘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新新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二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驕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數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諛說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

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能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能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官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玉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怪數至血者陰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然不即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言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綵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

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音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大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渝洒大王即持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拜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都門也王曰我嗔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都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皇太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趨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鞭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楨悌君子母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說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永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軍之行逢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獲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憤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何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

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極大夫魯國夏養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更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臚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矣

已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

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甚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昂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永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母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輿欲歸溫室中黃門官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

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不素食使從官略
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
賈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置行壘天行前就次發壘不封
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
居禁闈內教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
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
樂人悉奏樂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殿鬪虎召皇
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殿掖庭中與孝昭皇帝
官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
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
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有免奴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
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
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醜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
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醴以求二十七日使
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車荒
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自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
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
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發臣請有司以一大牢具告祠高
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云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
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纒組奉上下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竊不任漢事起就乘輿
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郎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
而去羣臣奏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
從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
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
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
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
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止得減死髡
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
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
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
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
右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
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初衛太子納魯國吏良娣生子
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
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

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郎獄故廷尉監魯國丙
 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齒孫無
 辜謹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
 間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
 楊五林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
 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謂
 者令郭穰皮到郡郎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
 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
 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
 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
 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
 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
 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曹夫白吉
 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
 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數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
 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
 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
 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
 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
 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
 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備
 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懸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

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資乃置酒請廣漢
 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闢內度可妻也廣漢許諾明
 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為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
 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
 腹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以是具知閭
 里賅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
 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
 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
 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
 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
 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
 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言舉竊伏
 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
 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吉豆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矣通經術有
 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耆龜豈宜廢顯
 先使入待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
 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
 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
 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

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使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揚敞薨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適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右父廣漢刑人不具君國威餘乃封為昌成君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 大將軍光誓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

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諡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秋七月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疑獄庭中稱平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儼民車延年詐增儼直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延年抵口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曰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佞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子即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

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夏五月詔曰
 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
 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
 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隆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
 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
 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
 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
 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
 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
 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
 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
 廟如高祖太宗焉夏隆勝黃霸既久擊奏霸欲從勝受尚
 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取其言遂授
 之擊再更冬講論不忘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突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岑
 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
 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
 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
 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
 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
 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數復運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

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王昆彌先是匈奴數
 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
 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
 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
 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
 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
 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
 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
 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
 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
 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
 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
 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尔夫共之衍曰樂雜
 治當先管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
 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
 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
 大九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
 曰無有遂加煩煎崩衍出過見顯相問亦未敢重謝

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投墜下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貳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殺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圍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比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各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

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皆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一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大旱 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 甲辰長信少府嘉賢爲丞相 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其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爲鋤甯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菽黨散落盜賊不得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爲京兆尹廣漢遇吏勦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爲用儻什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感負者輒

收捕之無所逃竄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閩里錄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適伏如神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四年春三月乙卯丑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漢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矣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朝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母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微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立淳于 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煮之今藥盡發徙上庸自殺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 楚王延壽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母後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

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國為廷尉定國史疑平法務在哀鯨寡罪疑從輕如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寒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鳳皇集魯書書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讖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車權皆亂國家自後元

以乘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
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
通籍長信宮或夜詔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
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
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毋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
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帝與于閭聞知
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
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
尚書功勞當遷又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
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
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
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工數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
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勅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
卿欽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稱中興焉 匈奴盡行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
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顛
渠閼氏顛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
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

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
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營王
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
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
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
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
去是歲匈奴饑饉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
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零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
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颺脫戰所殺傷甚眾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特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姪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比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云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濼姦執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王之濼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濼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子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

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繼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政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濼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詔曰聞者吏用濼巧文濼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法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

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獻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黎積穀殺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留一條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黎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媪及媪男無故武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封舅無故為平昌

侯武為樂昌侯 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詔自今子有匪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濩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婁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懸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因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父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

分晉季氏顓臾故仲丘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顓臾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技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計也臣故願於廣朝曰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害菟龍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妻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

史高皆為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悔上悔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甕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朝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

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三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

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又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雖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重事兼費積更加茲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醜釀以成之也昔關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又令郡國

歲上擊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縣名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是歲北海太守盧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

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密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書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盜賊吏

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致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烏孫公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 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此言百萬者杜陵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 趙廣漢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疆壯擊負事風生

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謹答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恥為泗水太傅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廼徵望之入守少府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言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

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凜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健

仔及淮陽憲王毋張使仔楚孝王毋衛使仔皆愛幸上欲立張使仔爲后久之徵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使仔爲皇后令毋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卬成侯后無寵希得進見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灋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云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灋以取名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由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孰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

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羣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也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

嘗坐養皇高孫不謹嘗言汝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
淮陽郭穆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
組穆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
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
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
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
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濼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初掖庭令張賀數
為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穆怪安世輒
絕止以為少至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
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
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賀有子蚤
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
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家戶數稍
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
止不敢復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
醢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母下所賜書敞於是條
奏賀居處著其廢丘之效曰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
目鼻末銳甲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嘗
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暴故王
應曰然則賀西至長安殊無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

曩聲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
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請罷歸故王聞
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灑欲令亟
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反不見仁義
如此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乙未詔曰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曹史玄長樂衛尉
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
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
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
侯玄為平壽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賀有孤孫
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
邸獄復作首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
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如印
綈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隆勝曰此未死也
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多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
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
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
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
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
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

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大僕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請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三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相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江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忘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穎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亡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瞶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煩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多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沒為天下第一嘗守京兆尹頃之坐濫連貶秩有詔復歸穎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亡皆勿坐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毋出勿絕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自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

辱為狂癡光曜曉而不宣微戢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衛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輿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聞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藉兵欲擊鄯善燭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纔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

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出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王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大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廷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云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瑁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

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又歸義渠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其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千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陔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陔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及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

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華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灑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廣謀懲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多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今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聞味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

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護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數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華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王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灑攻不足若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若

者積聚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浸多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
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
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
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
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陘充國徐行驅之或
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
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
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
擊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
爭之曰此及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音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
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
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
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
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
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
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

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
白遣義渠安國責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
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
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
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
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糗食莫調度甚屬難久
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
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
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
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
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游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
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
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
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
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蠻夷有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

利愛親戚畏死三一也今虜云其美地薦草然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窺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痠慙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云驚動河南大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錄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

算先零羌精兵公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澎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數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敗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軍申於山野雖云尺寸之功踰得避嫌之便而二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

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是歲前將軍龍頌奏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

二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黃氍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說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一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慮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太豪猶非揚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志皆即煎鞬黃氍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

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泚省中語下吏自殺司隸校尉魏都蓋寬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濼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濼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一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衆畜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此關下衆莫不憐之匈奴虛間權渠車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矣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玆等入漢請和觀未報會

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處右賢王譽者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車費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撻衍胸鞞單于撻衍胸鞞單于者為維單于耳孫也撻衍胸鞞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蓋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矣彌既不得立二歸妻父烏禪慕烏禪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煩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撻衍胸鞞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犁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煩有五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

號令班西域矣撻衍胸鞞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蠻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淫靡為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 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故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儉百姓遵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

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駭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二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察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頌以田相移終死不敵復爭郡中欽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匈奴單于又殺北賢揮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留寢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

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而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論纂要錄卷之二十七 漢書卷之二十七 漢書卷之二十七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十九 起昭陽大難獻盡 女默泥淵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頽

川太守董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

數集郡國頽川尤多夏四月詔曰頽川太守董宣布詔

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

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其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頽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

太傅 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 冬

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為治

陰鷲酷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

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

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

霸為人及此郡為守襄賞友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

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

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素與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

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多甚厚義愈益恐自

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

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得

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

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

顧秉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

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匈奴捏街

胸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

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相擊匈奴東邊姑夕王

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久左地貴人

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

捏街胸鞮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捏街胸鞮單于兵敗

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

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

來汗我捏街胸鞮單于素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云之

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

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

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

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 皇太子冠 秋

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韃王與烏藉都尉各

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

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

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

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

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

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

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

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

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

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

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闡勒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

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

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

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諡足以動諸侯前單于

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

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

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

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責中國之仁義

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

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望

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故散官錢千餘萬

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

犧官錢放散自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

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

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僞使吏及治飾車甲二百

萬以上延壽音坐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

城老小扶持車轂單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

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

恨百姓莫不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車騎將軍韓增薨

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 丞相丙吉

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

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

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瞞樓頭三歸漢軍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閭提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大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入所謂鼠不容穴銜饗數者也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事下廷尉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詆惡言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相開基蕭曹為冠冢

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賢其行事豈虛虛哉 二月壬辰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鷓鴣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鷓鴣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鷓鴣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鷓鴣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史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云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三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惡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灑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其勳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能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惟懼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 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爲天子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春胥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云寇滅戍卒什二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聞明惶懼爲可憐之意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曉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常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爲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食黍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且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之變驕馬獲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爲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宜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灋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翹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

不亦甚哉 匈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
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
郅支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楊惲之誅也公

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文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
其奏不下敞使掾紫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

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
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

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
宛獄使者出舜家載戶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

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
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三命數月京師吏民

解弛袍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
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

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三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
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

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紫舜舜本臣敞素
所厚吏數蒙肉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

家謂臣五日京兆并恩忘義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
枉灑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灑死

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灑更以刑繩下嘗

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

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
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

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
賢使能賞善罰惡蓋慕效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

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友
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

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
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穆黎

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
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關於治體必

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
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灑將來者也 淮陽

憲王好灑律曉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
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味

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
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

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皆王為呼韓邪計勸

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觀矣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繇婁渠堂入侍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勞侯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鷓鴣不與王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鄧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瓊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胡疾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

殺在王自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李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楚王侍者馮嬖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自盡歸諸胡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也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嚳為定陶王 詔赦天下減民筭三十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冬十二月上行幸黃陽宮屬玉觀 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善策焉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二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云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苟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遠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土貢若不供職則有爵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

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糶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濃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韓陸疾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鳳皇集新蔡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太僕沛郡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

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王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馮夫入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

招還亡叛安定之星廢死子雌栗藤代立 皇太子所
幸司馬良辯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嬖妾
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以爲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忽
忽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娣侍太子者
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
也見於內殿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
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鶯字大孫常置左右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茂陵
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火 是歲徙定陶王璠爲
楚王 匈奴呼韓邪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侍呼
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恭時 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弱降
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安定右地又屠耆單于
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
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
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
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
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
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
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
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

閣道入紫微宮 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別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
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
未央宮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
政事文學濶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
元成閒鮮能及之亦足以知使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三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穆宗周宣矣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韓彭黠將漢高祖劉邦... 漢紀二十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

孝元皇帝上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恭為陽平侯 以三輔

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貨不滿千錢者

賦貸種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

嘉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

負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

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

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

夫上數虛己問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

稅三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

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

亦相放效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

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

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

費數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

千人以填後宮又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

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其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

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

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

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

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

女無孑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

苑地以為田獵之圃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

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

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臣光曰忠臣之

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

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

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讓後用權當時之大患

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

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

罪愈大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 是歲初置戊巳

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樂陵侯史高以外

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 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

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

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
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
上以古制多所欲臣正上其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
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
樞機明習文灑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
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唯耻輒被以危灑亦與軍
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
等患若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
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
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
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
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茲利郡國
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曰今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曰具
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沒
齒而已矣如將軍與周召之遺業親曰吳之兼聽則下
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
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人許史推
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

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袁前將軍
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
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
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
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
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
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
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
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
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言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
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二月丁巳立弟
音為清河王 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眾
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
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依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
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夏四月
丁巳立子鶩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
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
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
為右馮翊會病卒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

朔望 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己酉地復震 上復徵同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茲詐辭果服遂速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三宰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大傳素剛安肯就更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

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蕭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縱得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賢指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

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灑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惰惰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潁潁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氤氳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

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珠厓屠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夏旱立長沙楊王弟宗爲王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六月詔曰朕惟丞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忍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是歲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之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

隨職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負以廣學者令民有能
 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六月辛
 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
 上上嘉其質直多採用之 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
 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因辱漢使者江乃始等
 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公吉送之御史大
 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
 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
 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其厚空
 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
 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
 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
 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
 單于長嬰大罪必道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
 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
 怒意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虜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度計以為匈奴
 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
 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
 昆通語郅支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
 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
 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

尊勢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漆
 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
 虛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
 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云
 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
 以此科第郎從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陰霜殺桑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輦免
 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上不說先毆光祿
 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王不
 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九月陰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
 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
 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廣
 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帝之為太子也從
 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襲成
 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
 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

諱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劾之
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
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至周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
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
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
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讓並進章交公車入
滿比軍朝臣舛午膠矣乖刺更相譏諍轉相是非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
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譏邪並進也譏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讓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讓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及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溫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
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
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歎歎詭
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
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
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
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濼原秦魯之所消以為
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撥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
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

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灑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

朝廷進善而去惡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揚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貴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今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與稅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音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父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

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
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闕愚吏民觸瀆抵禁
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惡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瀆相隨入獄此
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
蘇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儉幸以身設利不改
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
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槓幹也朝有變色之
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
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
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
嚮遷善自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
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
國來者無所灑則或見侈靡而放効之此教化之原本
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祿有以相
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
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
哀閔元元宜首廢農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
巨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
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論

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
愚之世比至可刑故設三章之灑大赦之令蕩滌穢流
與民更始時執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
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
蓋誅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以太子
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
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秋七月隴西
羌之相芳種反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
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
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音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
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封曰臣聞善用
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二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
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
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灑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堅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
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
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
備久廢不簡彘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
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寡
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帛所能解也
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上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

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无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七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丘宋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更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无虜盛多皆為所破

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一

一起上章 魏徐蓋著 雍因 彭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

內侯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夏四月癸未平昌考

侯王接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

弟子真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

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夏六月

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

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

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

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榮尚書尚書

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軍事決顯口會堪

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初貢禹

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

正定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

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中焉冬 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以渭

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大獵

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復廟園用韋玄成等

之議也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受幸

逾於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

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

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衰大其功昔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

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

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

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

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

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

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

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

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

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

然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

卑不踰算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算適

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陳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

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

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

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

則伎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

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初

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

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是歲河決

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墮石于梁三月上行幸雍祠

五時冬河開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罷孝文

太后寢祠園上幸虎園觀獸後宮皆坐態逃出園攀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婕妤等皆驚走馮婕妤真前當

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

嘆倍敬重焉傅婕妤慙由是與馮婕妤有隙馮婕妤左

將軍奉世之女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灑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昏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久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窺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為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

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露春徇秋榮隨霜不殺水旱蝗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旨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灑臣得通籍籍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為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灑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

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
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
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
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忍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曰臣前以六月中言漚封不効灑曰道人始去寒涌水
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
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
當遂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
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
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
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
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
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
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
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
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
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
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
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
多從王求金錢欲爲王求入朝博從京序學以女妻房
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

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
房與張博通謀非諂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
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御史中
丞陳咸數毀石顯又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
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疑爲城旦石顯威權日
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
五鹿充宗結爲黨爰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牟
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疊疊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
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
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
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
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命矯詔開宮門天
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
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
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
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
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
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
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
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
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讐望
之矣顯之設讐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費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故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兩雪樹折室壞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卒亥成薨 秋七月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郵支單于於康居始郵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咸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咸道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郵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乞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太死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

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云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堅乎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獲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郵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二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院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

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
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
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
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王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
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
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
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
更招漢軍曰闕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
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
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壘塞門
戶鹵楯為前戰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入下走上
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新燒
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
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
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
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
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
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
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營不利輒卻平明
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
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

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
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國獲以
異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子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
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公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
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
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
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梟街
變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
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十日乃埋之
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六月甲申中山
哀王賁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及薨
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
至則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
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
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
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弟泣感傷陛下罪乃在
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
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 夏六月庚申復戾園 壬申晦
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復疾久不平以為祖
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 是歲徙濟陽王
康為山陽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
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
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單于單于
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
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
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
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
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
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徵起亭障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
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
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
廣被天覆匈奴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
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首亭
障今裁足以俟望通塞久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

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
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徹置屯戍非獨為
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
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產奪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邊易分
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
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
奴中樂無桀倭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
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
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
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有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
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
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倭望單于自以保塞守
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軍騎將軍嘉口
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
塞單于卿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
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憂邪故縱出為寇害故明邊度以專禦心

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改使嘉
曠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
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
讓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
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疾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
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
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
伊秩訾言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
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
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
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
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初
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者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
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遼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
見欲以為侍中遼請聞言事上聞遼言顯顯權大怒罷
遼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遼兄大鴻臚野王
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
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
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官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
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
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

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
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
大夫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
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
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矣
未復孝惠皇帝復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復園 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鄧支
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
鹵獲財物入塞多不灋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鄧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
為鄧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
至論功石顯巨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
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邀幸生事於蠻夷
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
決故示正劉向上疏曰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
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聞焉陛下赫然欲誅
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
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逐蹈康居
屠三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
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
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

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緝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
 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玁狁熒熒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
 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
 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
 者不疵細瑕司馬遷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
 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
 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
 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
 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
 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死王母
 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
 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
 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
 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
 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
 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

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
 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濞捕斬單于令匡衡
 石顯以為鄧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
 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
 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
 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
 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欽
 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成其功義足封
 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
 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
 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
 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
 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
 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傳昭儀又愛幸上
 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
 留好音樂或置鼗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饋銅丸以
 搗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
 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
 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鼗
 之閒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
 而咲及上復疾傳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
 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

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勞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為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真醇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茅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臣衡奏言前以上體不乎故復請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及太子侯右園親未盡孝惠茅景廟親盡宜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

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烝烝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網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求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入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欲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禮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納其言 通鑑卷第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魏書 卷第三十

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揚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

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

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

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

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殆吏

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

縣事至開私門聽護佞以求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

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卿黨闕

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

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

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

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使昭然知

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及繁壇偽

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皆從匡衡之請也辛

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減

天下賦錢筭四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

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

霍氏之害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

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

庫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誇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灋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風不能自立灋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禪正關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顥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顥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顥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

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顥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宮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湏卜居次少女爲當于居次

三年春二月赦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卅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彥就朝位 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越雋出崩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

以上免為庶人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 罷中書
 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
 王商為丞相 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
 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
 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比無薰
 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
 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
 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
 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
 聽曖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
 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
 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
 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尊卑毋論年齒推讓言
 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毋
 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今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
 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祖解謝上帝之譴怒
 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杜欽亦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
 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夏四月雨雪 秋桃李實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
 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

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憤口又益不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
 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
 新絕未久其勢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
 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此
 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
 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
 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涿
 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
 尹忠以對方略疏關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
 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
 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
 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崩宗彘數百人為
 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以賊數百人在數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
 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
 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聞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
 石奉使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
 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
 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

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以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漕糧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母拜下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墜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濶曰客倍而主人半然

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燔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兀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臣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臬府事宣決於湯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樓爲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奔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

母戴後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臣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各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惜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灋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灋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灋焉 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復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復廟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二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匈奴單于遣右皇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

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攻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夏四月楚國兩寇大如益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二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嚴劇擊亂誅暴辜邪皆刑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請言庸違象龔定天深

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捷盡
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
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
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
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
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
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寃翹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
興選賢黜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
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其哉孔子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
謂月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
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
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
誡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
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卬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
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
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
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
懼國威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
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

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滅温
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貫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
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親
積要害勳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敵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
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
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
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臨中
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與不從命
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
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
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
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卬侯俞震恐入粟
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典妻父翁指與子邛務收
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
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陵為壘立使哥兵絕其饗道
縱友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
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
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
出降西夷遂平

三年春正月楚王隴來朝二月乙亥詔以隴素行純茂

特加顯異封其子勲為廣威侯 丙戌犍為地震山崩
 壅江水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
 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
 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
 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
 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
 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
 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
 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
 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
 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
 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
 黃金百斤治河卒林受平賈者為著身絲六月
 四年春正月匈奴奴單于來朝 赦天下徒 三月癸丑
 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揚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
 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音奏免彤奏果
 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
 與父傳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敎使天子
 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單下其事司隸太
 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
 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

爭之 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
 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
 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
 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 上
 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及即位賜爵閔侯
 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
 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
 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
 庚戌薨孝王躡薨 初武帝通西域願賓自以絕遠
 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刺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
 容屈王子陰未赴合謀攻殺其王立陰未赴為願賓王
 後軍侯趙德使願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鎖琅當德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
 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
 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願賓王陰
 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
 以為通厚蠻夷應快其求者為懷比而為寇今縣度之
 阨非願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及安西域雖不附不
 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其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力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笨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食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末半阮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命即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曰從欽言劉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查至云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 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

見鳳專政忝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麥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安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常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

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感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實直知謀有餘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其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皆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灋甚違關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灋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章免野王官時眾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至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曰行其策焉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灋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

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
尚貧安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
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
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
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
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
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
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
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大
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
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
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
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解羣歷上古至秦漢
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
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
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

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秦
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
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
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
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
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
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
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
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
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
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
王康薨 是歲徙信都王興爲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韓陵朝敬奏議秦制鑿鑿最觀董璠璠陰謀書劉國優
臺書賜鑿鑿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三 起昇維大淵獻盡
覆圍協洽九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夏六月潁川鐵

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

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

辜 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

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

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

音謹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

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

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

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

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

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

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秋九月壬申東

平思王字薨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

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

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閏月壬戌于永卒 烏孫

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

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

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云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

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

翕然親附 谷永奏言聖主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

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

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二月壬

午上行幸初陵故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

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闕雞走

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

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

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庚戌張禹以老

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賞賜前後數

千萬 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京兆尹王

駿為御史大夫 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

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

巳封音為安陽侯 冬黃龍見真定 是歲匈奴復株

累單于死弟且糜胥立為搜詣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

韓王駒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 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

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其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三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譴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灋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阜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使陳湯爲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爲

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爲廣德王 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又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車車騎將軍音藉稟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二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

仔璠使仔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倅仔賜姓曰衛其後
 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
 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
 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
 矣姊弟俱為倅仔貴傾後宮許皇后班使仔皆失寵於
 是趙飛燕請告許皇后班使仔披媚道祝詛後宮言及
 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謂等皆誅
 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使仔使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
 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胡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
 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如倅仔恐又見危乃
 求其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
 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海澤縣邑三十一敗官
 草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第索九
 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
 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
 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
 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廣漢鄭躬等與漢廣犯歷
 四縣聚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為廣
 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
 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侯

王譚薨上海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
 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特為
 郎素善軍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
 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志以相輔義以相匡
 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
 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
 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
 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
 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
 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
 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火戊午皇后園南闕
 火 上欲立趙倅仔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其難
 之太后姊子淳子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
 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倅仔父臨為成陽
 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
 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
 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虛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
 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
 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
 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感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
天人之所不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
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
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
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
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早
菟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
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土來未知朝廷體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耳隱忍而
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
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寢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朱雲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
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
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喪莫
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繫輔共工獄減死罪
一等論爲鬼薪 初太后兄第八人獨弟曼早死不疾
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
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供濟相
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
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

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
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
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
崇侍中金汝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
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五月乙未封莽爲新都侯遷
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教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贈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
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恐管私買得
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
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
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
懸漆切皆銅水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
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
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
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
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
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
採取詩書所載賢妃首歸與國顯家及孽嬖亂王者序
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濼飛書數十上以助觀覽

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營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立壙皆小葬其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云羊失火燒其臧得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

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三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鄴侯蕭何之子孫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鄴侯獲坐使奴殺人城死宗為城旦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業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

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言
餘年閒而籠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懸
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
四方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
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各簡布章非所以化勸
後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
孫南繼長喜爲鄭侯立城陽哀王弟儂爲王八月
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丁巳晦
日有食之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爲少府侍中淳于
長爲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吉薨王氏唯音爲修整
數諫正有忠直節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
地滅乙酉晦日有食之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
爲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京
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
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
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
正不變更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豈
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
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
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
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
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
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
奢秦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熹灼四方女寵至極
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濼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
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筆潛於炮
格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
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
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衆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儔輕無義小人以爲私
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
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蝶嬾瀾散無別地勉道樂
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
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
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給費擬驪山

靡敵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乃
 臻流散充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
 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置無以相救詩云稷監不遠在
 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若已
 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妾言之諫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躋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德度或以中興或以
 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
 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
 為之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
 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
 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
 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
 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
 夜所常宴至親難數言故推求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
 上納用之求自知有內應屢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
 蒼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勸求令發去上使
 侍御史收求較過交道既者勿追御史不及求還上意
 亦解自悔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臨坐張畫屏風畫射解
 蹠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又疾新起上
 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虛對曰畫云乃用
 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聚惡歸之不如是之甚

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
 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
 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又不見班生今日復
 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
 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
 黑斑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
 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
 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官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
 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
 勢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迁放為北地都尉
 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
 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毋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
 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
 涕泣而遣之 中成太后之崩也喪事倉卒吏賦斂以
 趨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冬十一月己丑冊免丞相
 宜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迁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
 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
 進為丞相封高陵侯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
 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濼刻深好任勢立威有
 所忌惡峻文深誥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誣欺不專平
 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稟成君霸之少
 子也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漢度修故事上有所問

據經漢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父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休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耻如是

上行幸雍祠五畤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為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

侍闈侍中衛尉長首建至策賜長閉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與陳湯俱徙虜煌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

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

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家

樂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亡非常博輒移書

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詎不稱詆罰輒行以是豪強懾服事無不集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

泉泰時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技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

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

敬數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

及三世恐其各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

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

方術得待詔者其眾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

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讜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

食不終之藥造輿輶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惑人惑眾挾左道懷詖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蒲耳若將可

遇求之盡瀆如係風捕景然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文海求神

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

卿樂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下距絕此類
 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十一月尉氏男子
 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
 徒李譚稱忠鍾祖誓順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 十二
 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
 兵自稱將軍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南都尉汝
 南太守嚴詵捕斬令等遷詵為大司農 故南昌尉九
 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
 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
 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
 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
 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
 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
 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
 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聞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
 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
 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聞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
 陽云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云
 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
 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
 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
 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
 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
 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魯公行伯由余歸
 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
 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
 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
 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僂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父
 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誅誘之罔以
 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
 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
 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為鵠
 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聞者愚民上
 疏多觸不急之瀆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
 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
 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
 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
 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

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
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
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二秦之路除不急之瀆下無諱
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
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
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
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二
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
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
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
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
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四 起著雍 陽赤奮若 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
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秋
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
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至一日十一犯灋相禹奏立
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
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公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入閨門之私聽
聞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
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
辭又不服狠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
獄無益於治道汗蟻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
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
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
乃驗問惡言何故狠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
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

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
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灋
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剝汗亂之
恥其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復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
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灋盡允進善退惡其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為
大司馬衛將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夏四月丁

酉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耀耀如兩自
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

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
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

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存臻終不改寤惡
治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

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賞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

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院三難異科雜焉同
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

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
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傷

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
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象宗廟之至憂巨永所以破膽

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
禍起細微致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
嬖黷燕飲動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

近婉順之行朝觀灋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
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
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
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各工
比年郡國傷於水災未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
奏請加賦其緣經義並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
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
乏教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
壘校尉劄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
公戒成王毋若桀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
發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
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
小大希稠占有奇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
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
懇數奸死三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
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

能用也。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准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舉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章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草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後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貶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君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及車駕至禹弟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一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且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

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搥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與公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北地都尉張放劉官數月復擢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辱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既祭行遊龍門登歷觀陟西岳而歸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胡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大昆彌胡侯難柘殺末振將女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二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邳支頭縣婁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今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生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柘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莫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

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其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二月丙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罔罟捕能熊禽獸載以盤車輸長楊射能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博之

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中山王興定陶王

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怪

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傳

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

日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

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轎係解帶由此以為不能而賢

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

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

騎將軍王根右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父

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

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墮石子關東二 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永前後

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

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

上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綬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

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

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弟之

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

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虜之及王

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為嗣上以

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

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

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

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

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

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

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

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臣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出

為湯後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彥三月與周求休侯

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上行幸雍祠五時 初何武

之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蔽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

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

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

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

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焉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

王興薨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

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賢

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

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鷩羽如

得之於邊其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願功垂於無窮

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

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温偶驢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答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驢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濫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上以太子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闕崇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方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

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中溥子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責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嬖為龍顏恩侯夫人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子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嬖母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又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辜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性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軼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軼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軼立令軼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遣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官謀立左皇后舉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

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濼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陳咸皆歸故郡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灑吏事以儒雅緣飾灑律號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上方進大臣為之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寡心壹意毋念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節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

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灑也而有司請定灑刑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粗且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感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灑刑灑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灑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臨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敵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詭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己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負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讎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

王氏代漢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漢書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漢紀二十五 起關逢攝提格盡 荆家單閼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漢紀二十五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月壬子丞

相方進薨時癸亥守心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奏記方

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

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

出會郎賁慶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

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

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

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

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

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臣光曰晏嬰有言

天命不慚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

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實諸股肱何益

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

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

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

謂不知命矣 二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 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

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

丞相已列侯印書替昏夜平善鄉晨傳綉轎欲起因失

衣不能言書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謹諱咸歸罪趙昭儀

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

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

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

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

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

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

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是日孔光

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富平侯張放聞帝

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

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

故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謂高廟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

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己卯

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

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

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有力光心恐

傅太后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

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安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上素以為比喻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安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傳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襄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太后父曼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貴戚至與人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

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濼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辛更名秀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濼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為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商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又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濼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

尊卑有公侯之富小民不得困古并田濼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
 車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
 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警數鉅萬
 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
 表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
 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
 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
 且須後遂復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
 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輪除任子令及誅謗詆欺濼掖廷
 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
 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
 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太
 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惡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
 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
 多稱之者上乃加恩籠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
 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
 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
 見禮如三公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傳太后從弟右將
 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退眾庶歸望於喜初上
 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謙

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
 大司馬封高鄉亭侯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
 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空
 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
 輔之臣也今以復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
 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
 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
 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二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
 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
 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建平
 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王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
 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
 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
 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毅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
 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
 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
 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况
 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九
 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
 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侍詔李尋對曰夫日者眾
 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工光
 間者日尤不精光明長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

知內事竊以目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
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其譎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
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
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聞者月數為變
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
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
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備黨失綱
則涌溢為敗今汝穎深涌與兩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
百川沸騰坐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聞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
陽抑陰以救其各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
任職以覆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
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
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云比
而尚見輕何況云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
所輕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
皆實滅校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
可誣宜博求能濟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實議奏言治
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

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
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
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
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
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
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
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
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
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又無害稍築宮
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
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隄者去
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
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
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
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汝黎陽遷
害專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統不能遠
泛溢春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
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龍門辟伊闕折砥柱破碣石隴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
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
聖之灑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且以

大漢方制萬里皆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
 定民安子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凜然亦救敗術
 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
 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
 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
 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孔光何
 武奏送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
 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烈宜
 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
 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
 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
 中壘校尉歆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遣吏歸迎會成
 帝崩更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議武事親不
 篤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蔡邕
 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
 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
 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屢為
 陽安侯皇帝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

臣射擊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
 縱不能明陳太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
 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彙度失理陰
 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十猶博取
 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
 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其寧百姓
 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
 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
 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
 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義矣丹書數十上多切直
 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
 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
 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
 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不傳太后皆
 此類也 議郎耿育上書免訟陳湯曰甘延壽陳湯為
 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靈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羸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
 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
 無警備會先帝復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
 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巨衡淋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
 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業基乘征

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
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
煇煌正當西域通道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
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
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
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賊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
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
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
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
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
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
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上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隸
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
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
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合中黃門田客持詔
記與掖庭獄丞籍武今收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
也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
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丞何

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
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
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
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官婢張藥為乳母
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宮宮曰果也欲姊弟擅
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
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十一
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
年懷子十一月乳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對
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及怒為殊不
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
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
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
使中黃門斬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嘉籩置飾室康
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
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元孳客子
使絨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生宮武
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
其中其它飲藥傷憤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
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

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濼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濼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廢知適逸循固讓委身吳真權變所設不計常濼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王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王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其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臣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

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宜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自蠻近布海內其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大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虜三 郎中令冷爽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濼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右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

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王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更私寫其章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褊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且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欽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讓迷國違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以君實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下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以

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辭關內侯 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貴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亥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箕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宜卿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灑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王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搃挾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燔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得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兆統徐蓋者 庫鈔詳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丁傳宗族驕奢皆
 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
 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下議又內
 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
 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晏連結共謀
 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
 免喜以侯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為古今異
 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
 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
 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
 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
 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
 愚以為天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
 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
 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
 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傳太后又自詔丞
 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

心背畔放命圯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
 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美裏共毀譖光乙亥策免光為
 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少府趙玄為
 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史陸者
 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灑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
 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
 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
 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
 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
 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壘疾之
 怒上不聽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
 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
 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
 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大后各置少府太僕
 秩皆中二千石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
 謂之姬時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
 其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
 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
 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廢委政於
 丹丹不深惟褒厲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

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者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王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士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賊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矣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御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茲軌不吝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渤海夏賀良等中蠱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上即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

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謹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太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各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滌民人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承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并赦今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燕能滌窮竟皆下獄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與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矣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為庶

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憲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以京兆尹平陵王喜為御史大夫 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 烏孫卑弒壹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牛畜去卑弒壹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令還歸卑弒壹質子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癸卯帝

封之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疆起受疾印為

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疾印還卧

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

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

丁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崇京兆

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

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三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一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者賜金爵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意劾事留中會赦宣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志
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
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
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
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至令尹逢拜為諫大夫
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
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
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又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
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鄉
侯閔為王 上以寢疾未定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
后下詔復甘泉泰畤陰后土祠罷南北郊上亦不能
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無鹽危山土
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甄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
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甄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河內息
夫躬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
與中郎谷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是時上
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
祝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
誅王有詔發徙勞陵雲自殺謁并舅伍宏及成帝舅安
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
農擢龍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
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棗或械一枚
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
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
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
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上欲封傳
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
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
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
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
身命當國於崇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
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顯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
商為汝昌侯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
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
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
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
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
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襪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
作為賢起冢坐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徹道
周垣數里門闕罕思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

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頓斃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譖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宗與宗族通疑有

其歲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林切王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諫孫寶上書曰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冷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讎介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諫寶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為庶人崇竟死獄中

二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祿勳黃延為御史大夫上欲廢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意擬去未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廢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詰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考合古今明止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各有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官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讒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知願指不

許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朝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育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上疏劾詆公卿大臣畏其口見之灰目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其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器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使備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乖宜以廣驕奢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美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執金吾官

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
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
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
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
方故上思其言而有之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
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
妨賢入路濁亂天下奢泰三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
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
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
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倉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
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
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
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
死也冤陷三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
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
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
誠難此非公知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
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
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賀受為茲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
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請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允
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
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
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
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多賞賜以大萬數使放縱賓客殺酒糶肉蒼頭廬兒皆
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
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
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殺人之雄威世尤劇者也
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
傳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
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
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其眾曾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
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
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
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
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
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
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

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其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壹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焉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澤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

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湯姐之場支朝鮮之柎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矣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其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跡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然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數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焉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

使者更報單于書許之賜雄帛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單于寔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荷祿曰臣為國家計冀先謀將然豫圖未形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詔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教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

以烏孫西羌之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鼻車馳詣關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惠深刻也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秦襄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誑之臣思黃髮之三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王上不聽

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翰林學士散騎諫議大夫直學士樞密院學士兼御史中丞
內閣學士孟詵奏為發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七 起晉維統治盡女
魏晉維統治盡女

孝哀皇帝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
瀆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
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自有食之上詔
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
一人大赦天下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本業
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貫幸下林後宮馮貴人從
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
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
人心賞賜節約其時外戚貨千萬者少自故少府水衡
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
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
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山之害及女寵專愛昧於酒色
擯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忿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
史育育數貶退家貧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
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
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

綠絳繒而已共皇復廟比當作憂國元元惟用度不足
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
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關引王渠灌園
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尉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
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賞婚
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十萬錢使者護視
發取市物百費震動道路謹群臣惶惑詔書罷死而
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亂
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
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任竊內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
己之所獨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都通韓嫣驕
貴矣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三驅
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
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說前涼州刺史杜
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長以男雖
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
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
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

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寒春秋災異以
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踣坤以灑地為土為母
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日象其明臣敢不直言其
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
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今諸外家昆
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也
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
無以其此當拜之日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
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
惡者不坐幸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變過在於
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
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連身所行不自鏡見
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庶承始初事稽
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
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請公車問以日
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
王莽既就國杜朗自守其由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
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其賢良周護
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
遷京師侍太后 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傳晏息夫躬
之策辛女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丁巳皇太后太后傳氏

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 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孫
寵等皇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黃門
郎數十人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夫母事地子養黎民
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
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
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
旁及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
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
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
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蒞尊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
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
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大官
為供海內貢獻富養一君今及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天不可以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賢宜
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棄輿器物還之縣
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
以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
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
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
宣為司隸 上託傳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
史益封董賢二千戶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

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俊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白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柱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感心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瀆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計賊疾惡王讎之意竟相等皆為

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尸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龍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濼大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寔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宛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而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乎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用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

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矣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曰傳嘉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今俊艾者又失其位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司隸鮑宣坐權辱宰相拒閉使者無人臣禮減死髡鉗大司馬丁明素重主嘉以其死而憐之九月乙卯册免明使就第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大傅光祿大夫章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賞卒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册曰建爾丁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

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迎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其禮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者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灑堯禪舜何如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子窮統業至重太子之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父之太皇太后為閔謝復召閔還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灑二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餗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異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

贖萬民諱譚僞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堯神靈變化
為人實生襄姒亂周國忍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
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澤後世也上雖不從闕言多
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繁皆來朝
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矣王昏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
烏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督錄總領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
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竟見羣臣在前單于恠
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同馬年少以大賢居
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是時上以大歲獻勝所在
舍單于上林苑蒲陶官告之以如故於單于單于知之
不悅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
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
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戊午
帝崩于未央宮帝時年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
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龍信義謂情疾忠直漢
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驚之未央宮收取
璽綬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
憂不能對竟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
先帝大行曉習故事王吉今莽位君賢願首事其太后遣

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請發兵符節百官奏事黃門期
門兵皆備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
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請闕免冠徒
跣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
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
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恚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
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
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下傳眾庶稱以為賢
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
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莽成孝哀比
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
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
舉武舉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
太后與莽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
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
與大鴻臚左丞侍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莽又白
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車寵錮寢
殿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大
右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車恣不軌徙孝哀
皇后居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將歸故郡傅晏將妻
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為武成喜妾性端慈論

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憂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第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驩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臯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王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輿光以太后指風光尤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大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士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父隆不其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

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子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怒皆涕泣固推讓上以感太后下用不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大皇太后優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貧巨資性濇薄年齒老耗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球貢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中當遠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左曹中郎將甄豐為光祿勳 九月

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為大司徒豐為右將軍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

莽平皇帝上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今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曰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右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諍數四稱疾不起左右曰太后宜勿奪莽意復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大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不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

號曰安漢公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悍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讓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今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以示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又以故東平忠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憚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令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且自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今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汝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不於是莽人人延問各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伴矣置義和官秩二千石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曰太后則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傳構亂國

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灋六月遣驪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女爵蘭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王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難外戚杜構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接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徭中山大石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為襄萬里奉周公祀封襄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襄成侯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崔山錢月三百復貞婦鄉一人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秋九月赦天下徒

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毋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許耗恩衰共養營養子如意寶坐克終於家 帝更名符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 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凡百一十七人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曰太后宜及繒練頗賸賸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櫛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饗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采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邪郡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慈以官職之事煩大夫

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遣執金吾侯陳茂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紫陳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今又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主唐境與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敏不以時救助唐境因急終敏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王降匈奴單于受置左合蟲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效界上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境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入匈奴者烏孫二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相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

甄皇主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今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策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一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曰太后遣使者各論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殿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右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字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首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起昭陽太淵 蘇盡 著 雍 執 涂 凡 六年

黎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
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清德化有窈窕之容
宜承天序奉祭祀大師光太司徒宮太司空豐左將軍
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
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
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卜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
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
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二百萬分子十
一媵家及九族貧者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
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糴及郡國縣邑
鄉聚皆置學官 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
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歿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
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
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昌寬事起初莽長子宇
非莽陽絕衛氏恐及後受禍即私與衛通書教衛后
上書謝恩因陳丁傅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
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

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
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佐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
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
送獄飲藥死宇妻為懷子繫獄須臾子已殺之魏邯等
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
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其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
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口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
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
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
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
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疾王立
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
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
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衛氏黨與郡國豪
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濫而殺之何武鮑
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
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
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
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濠
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

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屬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先是旻疾金日磾子賞都成疾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
 國絕莽以日磾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欽
 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賞祭醜耶時在旁
 廷叱欽因劾奏欽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耶以綱
 紀國體云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
 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
 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為大理潁川太守陽嚴誦
 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
 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誦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誦
 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古傷不宜若此誦曰吾哀潁川士
 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
 者故相弔耳誦至拜為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平陵何
 並為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陽翟輕俠趙季
 李欽皆殺之郡中震栗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改稱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 詔婦女非身
 犯灋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
 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 二月丁
 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鷹鷩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遣太僕王
 惲等八人各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夏太保

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負於
 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一縣及
 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
 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
 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
 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
 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督百辭讓出美封事願獨
 受毋號還安臨印鼓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
 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
 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
 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
 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
 納餼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
 以莊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
 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
 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震樂以
 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身婦
 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咸以為常太后旁弄
 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
 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
 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歎恢而退雖文王卻虛尚何以
 加宜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

詔太師母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祭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共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統教授十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彙史籍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請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課壹異說云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地以為水復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厥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地勿以為官亭民至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且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兩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廣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木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空平處更開空使綠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相譚典其議為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三居與行役同當衣食食縣官而

為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禮 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又奏毀孝宣皇孝廟勿脩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无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允鹽池平地美草皆子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鴈不羣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成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壘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拾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楊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又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安漢公文奏復長安南北郊二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焉。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夏四月乙未，博山簡列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車萬餘兩，以馬宮為太師。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復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次，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詔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執首拜受，綠韞袞冕衣裳，瑒璆瑒琕，弓復轡馬路乘馬龍斝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殿甲冑一具，鉅鬲二，自圭贄一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詠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

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闓言災害於公府，勸置違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効，閔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倖停弟也。太后曰：不宜德美，宜與言災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闓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廷陵園郎。太后許焉。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莽復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象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從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家。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腰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向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又墮壞共皇廟，諸造議者，冷囊段猶等皆徙合浦。陽侯月餘薨，初哀帝時，為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謚曰孝元。傳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為臣不忠。幸蒙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

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秋八月壬午
莽以太后詔賜官策曰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
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君言至誠不敢文
過朕其多之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
者以疾就第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
直絕南山徑漢中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
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
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
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
有疾莽依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于前
毀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
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
孝平廟曰元宗敘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贊曰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襲善願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
外百蠻無思不服休鬱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
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長樂少府平晏爲大
司徒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
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
相爲後乃悉擢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黜奏
武功長孟通浚并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
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
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

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
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
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
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二人差度宜
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
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
輝光踴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
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
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
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黻冕
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向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
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
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
曰子平汝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
輔翼漢室保女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
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
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上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
養老之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
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
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

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死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疎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疎因為嘉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龍荷錡馳之南陽緒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為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疎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者皆汗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盧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官奏可 是歲西羌龐佑傳幡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求奔走莽誅求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

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至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申立發莽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諱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卿侯遂並為橫槊將軍屯武關義和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屯三輔聞程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

殺右輔都尉及豫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
可攻長安眾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
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
軍西擊明等以常鄉侯王暉為軍騎將軍屯平樂館騎
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
將軍皆勸兵自備以太保後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
晝夜循行殿中莽曰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
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程義亦挾劉
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首羣臣皆曰
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
與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天子敬以
終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相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
當及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留與程義會戰破之
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
五人皆為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
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
至固始界中捕得善尹礫陳都市交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地震大赦天下 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
級等合擊趙明霍鴻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
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
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

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變盜及虜逆賊不
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
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程義父方進及先祖
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
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明霍鴻黨眾之戶聚之
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園槐里葢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
上書曰反虜逆賊驪鮒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
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
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封兄子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
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 九月莽母
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
總綴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
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奏莽兄子
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實況今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濃
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
孫者字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
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恃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
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
軍千人扈雲言邑郡石牛太保屬饒言扶風雍石莽
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
七之院承夫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
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暮數夢曰吾天公

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邑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則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其傳子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子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

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子以天下兆民亦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子其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一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

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天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號殺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誦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曰太皇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首符子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廢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第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矣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